



红海历险记

〔法〕亨利·德·蒙弗利特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红海历险记

〔法〕亨利·德·蒙弗利特 著

徐 堃 耿 译

005,01—1: 200

世界知识出版社

HENRY DE MONFREID

Les Secrets de la Mer Rouge

Brodard et Taupin, Paris, 2^e trimestre 1980

根据巴黎布罗达尔德—多班出版社1980年第二季度版译出

责任编辑：蔡明忠

封面设计：张桂林

红海历险记

〔法〕亨利·德·蒙弗利特 著

徐 璠 耿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1 字数：240,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

书号：10003·020 定价：1.35元

出版者的话

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亨利·德·蒙弗利特的代表作，记述他本世纪初去红海的探险经历。当时的红海地区贫穷落后，沿海不少居民以采集珍珠为生，饱受殖民者、商人的盘剥，生活十分困苦。作者通过自己在采集珍珠中的危险遭遇，在贩卖军火中与官府周旋，以及与海盗的殊死搏斗，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商人的奸诈，海盗的残忍，统治者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当地人民生活的痛苦。同时，他以自己的耳闻目睹，生动地描述了红海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经济和历史变迁。由于该书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写成，所以行文流畅，情节生动，险境真实，使人读后仿佛同作者一起经历了一次探险活动。当然，作者是一名资产阶级作家，尽管他对殖民地被奴役的穷苦百姓寄予一定同情，但殖民者的思想意识在书中仍有流露。这是需要识别的。

目 录

初探红海.....	(1)
一、谢赫·萨依特.....	(9)
二、采珍珠去.....	(46)
三、进入红海.....	(76)
四、珍珠岛——达拉克.....	(108)
五、萨依特·阿里之死.....	(160)
六、谢赫·依萨的叙述.....	(185)
七、初次贩运武器——游历科尔·奥梅拉湾.....	(193)
八、第二次贩运武器——挨撞.....	(225)
九、德佩莱巴事件.....	(242)
十、阿托·约瑟夫的密探.....	(259)
十一、一九一四年七月.....	(289)
十二、最后一次航行.....	(304)
十三、厄运.....	(338)

初探红海

“不，先生，你不能去塔朱腊^①！”

“但是，总督先生，阿拉伯商人都能……”

“我不想争辩，听见没有？你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法国人。你到吉布提^②刚满六个月，就想天马行空。长者的建议至少值得你考虑考虑吧。你可好，不愿听任何人的劝告。现在是盛夏季节，炎热难忍，而你却光着脑袋，顶着骄阳，到处乱跑，光顾那些索马里人开的咖啡店，真是疯得可爱。你竟让最低贱的苦力给起了个当地人的名字，难道你不感到害臊？”

“一点也不，先生。使我难堪的，倒是这些低贱的苦力对欧洲人的议论。而我，决不做高高在上、受人咒骂的欧洲老爷。”

“这样说来，那些野蛮人的议论倒更使你感兴趣喽？”

“可以这样说。”

“我不喜欢象你这样的革命党！要是殖民地使你不快的

① 塔朱腊湾是非洲东北部一个不大的海湾，三面为吉布提共和国的领土包围，东接亚丁湾。塔朱腊港位于该湾北岸，过去曾是埃塞俄比亚的东部重镇，是进入非洲内地的商队的出发地之一，现为吉布提共和国的一个城镇。

——译注

② 吉布提：非洲东北部一个新兴的现代化海港，濒临亚丁湾。过去是法属索马里的首府，现为吉布提共和国的首都。——译注

话，那很简单，三天后就有一艘邮船去法国。”

“总督先生，我只请求您让我去塔朱腊。”

“我重复一遍，先生，不行，你不能去。”

“即使得不到您的同意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想说，让一个人到不是您管辖的地方去，但又要为他承担责任，您当然很反感。这一点我很明白。因此，我宁愿这样做：我到塔朱腊去，您当作不知道。”

“您胆大妄为！”

“既然我去塔朱腊这件事使您如此忧虑，那就当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忧虑？……我烦恼？……哈哈，你认为我会为象你这样的家伙而焦急不安？……告诉你，如果你要自找死路，那就请便。那是你的事。活该！罪有应得！……”

“万分感谢，总督先生。能来这里向阁下致意，我深感荣幸。”

这样，我在总督的默许下，第一次出发到塔朱腊去了。

40年前，吉布提还是个黄沙遍地的半岛。半岛尖端不远的海上有一个满目荒凉的小小珊瑚岛，只是一些渔民有时到小岛上躲避风暴。沿岸礁石间有一条宽宽的通道，船只可经此进入一个平静的湖泊，这是个天然锚地。离岸6公里处有一个小小绿洲，地下有清清的淡水。

现在，吉布提城就矗立在这个绿洲之上。平顶房屋雪白耀眼。从邮船上远远望去，吉布提城象是天际海面上的海市蜃楼，时隐时现，景象万千。随着邮船驶近，岸上灰蒙蒙的金属储油罐，高大的吊车悬臂，小山似的煤堆相继映入眼帘。

最后，才能看清欧洲人带到世界各地的西方文明的种种糟粕。

吉布提城右方，连绵不断的山脉高耸入云，宛如一堵高大坚固的城墙，护卫着塔朱腊湾对岸神秘的达纳基尔地区。^①达纳基尔是一块未经开发的不毛之地，居住着勇猛的、不顺从的部落民。

出城往西，是一望无际的由风化火山熔岩构成的荒漠，绵延300余公里，直至哈拉尔高原。那里荆棘丛生，人烟鲜见。只有彪悍的伊萨^②部落人游牧其中，过着无文明可言的、朝不保夕的艰苦生活。白种人一旦进入这浩瀚的沙漠，即使能经受住毒日酷暑，也逃不脱伊萨人。他们的投枪、匕首随时会让他丧命。

现在，一条铁路横贯于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荒漠，把吉布提和亚的斯^③连结起来。谢弗纳是这一浩大法国工程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与其他为修建铁路献身的人一样死于非命。然而这些英雄们现在都已被人遗忘了。

在我初到这块殖民地时，吉布提靠什么生存呢？

由于有铁路线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吉布提能抽取一笔相当可观的货物过境税。但是，吉布提赖以生存的却是军火

① 达纳基尔地区是埃塞俄比亚高原与红海之间的广大荒原，炎热干燥。这一地区的居民称为达纳基尔人，他们的祖先来自阿拉伯半岛，习俗与索马里人相仿，多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语言属闪含语系库希特语族，主要从事游牧和沿海捕鱼。——译注

② 伊萨人：吉布提共和国境内的一大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译注

③ 即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该城自1887年开始由埃皇孟尼利克二世在其皇宫周围建立起来。——译注

走私。这种买卖为殖民地积累了千百万资金。只要交钱给吉布提海关，武器出口就畅通无阻。原则上，出口的军火必须运到阿曼湾的马斯喀特^①；但事实上，一出海关，就任你远走高飞了。我曾看见过几艘阿拉伯小帆船在一个月内就运出了三批武器，竟无人过问。若真要往返马斯喀特，至少需半年时间，因为要等待季风转换期。

在马斯喀特有法国人迪厄先生的一家代理商行。迪厄先生与独立的苏丹订有贸易协定，经营比利时武器进口业务。他的商行为吉布提的武器走私活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但是，狡猾的英国人不为这一假象所迷惑，他们买下了迪厄先生的商行，停止了它的一切业务活动。

吉布提总督帕斯卡尔先生却不善罢甘休。他改变策略，继续准许武器出口，但不再运往阿曼，而是转向了红海。这就是说，出港的船只可不再向当局领取通航证，也无须向海关作任何申报。

一名由海关雇佣的阿拉伯木匠认真地将军火箱上的字母统统刮去，不留任何痕迹。

英国人当然会抓获这种经过改头换面的武器箱，但绝对搞不清军火来自何方。因为当时已有不少部族揭竿而起，武装抗击英国殖民者了。

我是多么不愿意象当地人那样乘坐贩运武器的帆船出海。因为我出现在任何一艘武器商船上，都将构成对英国人的挑衅。

当时，还有一个武器销售市场，那就是阿比西尼亚^②。

① 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港口，濒临阿曼湾，现为阿曼苏丹国的首都。

——译注

② 阿比西尼亚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注

这是个自由国家，它购买军火，无须征得英国政府的批准。吉布提总督决定把武器转运红海，其借口就是“向阿比西尼亚出售军火”。武器都运往塔朱腊。塔朱腊是阿比西尼亚的海港，在铁路建成前，也是沙漠商队的出发点。

要走这条海路贩运军火，就离不开阿托^①·约瑟夫这个人物。

阿托·约瑟夫是个唇厚嘴阔的老黑人，三等残废者。他是个天主教徒，也是个臭名昭著的伪君子。所以，他常给真主制造麻烦，常使上帝心情不快。

他的身世，讲起来令人惊叹不已。他原是个奴隶，由教会抚养成人。他曾替第一批进入阿比西尼亚的人中的大诗人兰波^②当过差，后来归属俄国人莱翁基也夫^③。这个俄国人是个冒险家、大骗子。他的人生信条是：只有欺骗才能发财致富。

莱翁基也夫向俄罗斯宫廷报告说埃塞俄比亚大使抵达俄国首都，随即把他的奴仆阿托·约瑟夫当作埃塞俄比亚大使介绍给了俄国沙皇。

当时的阿托·约瑟夫年轻英俊，仪表堂堂。他在圣·彼得堡被当作世界上伟大皇帝的使者，受到了隆重接待和热情祝贺。而莱翁基也夫却坐收贵重礼物，大发横财。

① 是埃塞俄比亚对有一定地位的男子的尊称，过去指“绅士”，现在一般当“先生”使用。按埃国习惯，“阿托”须放在名字前，故直译为阿托·约瑟夫。——译注

②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他一生好冒险。1880年前后，与人合伙去非洲经商，到过阿比西尼亚。——译注

③ 莱翁基也夫（1831—1891），俄国冒险家、作家、当过记者、外交官。

——译注

但是这个骗局编得太离奇，阿托·约瑟夫走得太远了，他一回到祖国，就被投入大牢。他自知必无免于死的一死的希望，于是就安静地等待着末日的到来。

然而，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①是一位成熟敏感的政治家。他知道象阿托·约瑟夫这样熟谙欧洲风俗人情奥秘的阴谋家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于是，他非但不处死阿托·约瑟夫，反而赦免了他，并委以重任，派他去吉布提，名义上代表皇帝陛下负责物资转口事宜。

其实他的主要任务却是搜集情报。他到处游逛，仔细看，认真听。

欧洲人很快就把阿托·约瑟夫看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阿比西尼亚官员，一位非正式的领事。吉布提总督待之如上宾，尊他如大使，并对他的传奇式的经历推崇备至，广为传播。

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阿托·约瑟夫的聪明才智得到了用武之地，他的阴谋伎俩找到了施展的场所。他搞到了一些图章，俨然当起了军火走私大王。每运走一船武器，都得向他纳贡，否则他不在货单上盖印。有他盖的“公章”，贩私船就可通行无阻，一帆风顺，就可无所顾忌地四处流窜。刻板僵硬，只知照章办事的英国人再也不会找他们的麻烦。

吉布提总督深知与这样的人物打交道是大为有利可图的。这个人拥有的权力简直难以置信。转眼间，他能使法属索马里的这种赚大钱的非法买卖变成既合理又合法的正当交易。

阿托·约瑟夫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合法代表，任何人都无

^① 指孟尼利克二世（1844—1913），原为绍阿王国国王。1889年，埃皇约翰尼斯四世被杀后，他成了埃塞俄比亚皇帝。——译注

权阻止他购买武器。因此吉布提绝大部分的军火走私都经他之手，受他控制。武器一旦到了塔朱腊，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风险，法国人再也不用操心它的去向，再也不用为它担惊受怕了。因为塔朱腊不是法国人的殖民地。

各地的总督从不干预这个城市的事务，因为他们都在那里披着合法的外衣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塔朱腊成了自由港，又是走私货物的集散地。无数的非法商品进出港口，从不受检查。阿托·约瑟夫下的棋着着奏效，使吉布提大获其利，成了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当我也想涉足在红海走私武器这一行当时，我年轻无知，天真好胜，没有去向阿托·约瑟夫顶礼膜拜。结果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

我少年气盛，把吉布提殖民地当局和阿托·约瑟夫都置之脑后，不屑一顾。然而神通广大的阿托·约瑟夫却为我设置了种种陷阱，张开了天罗地网。

殖民地当局有巡逻炮艇，还有那数不清、搞不明的表格文件。阿托·约瑟夫拥有名副其实的商船队，并有无数间谍遍布红海地区的每个角落。

而我呢，只有一艘小船，一只红海里采珠人常用的可怜的小帆船。但是我自恃身强力壮，满脑子又都是冒险幻想。于是我就天马行空，独断独行起来。

我用全部积蓄向一个当地商人买了这艘小帆船。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洛卡特海岬^①下度过的。随后，我在父亲的帆船上学习驾驶。海上光怪陆离的景色把我迷住了，我时时跃跃欲试，总想闯入大海，一显身手。我命里注定要去大海中闯

① 洛卡特海岬，位于法国地中海海岸。——译注

荡冒险。

我很快招聘了两名索马里船员：艾哈迈德和阿布迪，一名小水手：法拉，为我的小帆船配备了象样的乘务员。

我的资本不足，帆船不大，设备又简陋。但就这样，我开始了海上冒险生涯。

起初，我学习采集珍珠。有好几个月，我的帆船出没于法属索马里^①沿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珍珠奔波忙碌。

正在这时，一些怪诞的事相继降临到我的身上。我愿把初探红海时的种种遭遇，所见所闻记述于后，以飨读者。

^① 法属索马里原为法国海外领地之一，1977年6月27日正式宣告独立，定名吉布提共和国。——译注

一、谢赫·萨依特^①

我刚刚在老板的办公室里受了一场磨难。老板气势汹汹，唾沫横飞，指手划脚地把我责骂了一通，说我对皮毛和咖啡的生意一窍不通，什么账目不清，存货不足，进货清点不仔细，海上运货不谨慎，等等。总之，靠我新近买的那艘倒霉的小帆船搞海上贩运得不偿失，无利可图，我不配做一名商人。我离开办公室时浑身被汗水湿透了。因为房间里只有一张布风扇，由一个仆人慢腾腾地拉着；而我又站的不是地方，就是这样的微风我也享受不到。布风扇发出的噼噼啪啪声，和老板指责我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合成一曲刺耳的交响乐，使我心烦意乱。

老板是总督大人的密友。我心里明白，老板之所以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指责我，是因为有殖民地当局这个靠山；他之所以借我的疏忽大意而小题大做，这样讽刺挖苦我，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放弃在红海航行。

这样的耻辱终身难忘！我愤怒，我不平。沉重的枷锁为什么要套在我的身上？而不去惩罚殖民地内那些拿着官方证件而大肆走私食品，鱼肉人民的家伙？为什么不去套在巧取

^① 阿拉伯半岛上的一小块法国领地，临曼德海峡，与丕林岛隔海相望。1868年，当地苏丹把它卖给法国马赛的拉博—巴赞公司，1886年转让给法国政府，第一次大战前被土耳其占领，现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译注

豪夺、杀人越货的罪犯身上？

我信步朝我的帆船走去，心情慢慢平静下来。这时正是落潮时刻，潮水退去，帆船搁在湿漉漉的沙滩上。艾哈迈德和阿布迪躺在沙滩上、船影中，凉风习习，很是惬意。他们俩睡着了，睡得很香。

远眺大海，泛起的泡沫象是一匹其长无比的白色缎带，镶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把大海装扮得婀娜多姿，分外妖娆。但一瞬间，大海就翻了脸，海水在礁石间横冲直撞，奔腾咆哮。潮湿的海风送来了它的雷鸣般的吼声。这是大海的声音，它呼唤着勇敢的人们到它的腹地去，去冒险，去奋斗。

我独自坐在船舱里。一想起那阴森森的办公室，又象有一股新鲜皮革和樟脑球混成的臭味直冲鼻孔，令人作呕。

我为什么要强迫自己过这种苦役犯似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响应大海的召唤，象其他人一样，扬起白帆，冲向神秘莫测的红海，去闯荡，去奋斗？既然我无做生意的天赋，何必还梦寐以求成为一个好商人？岂不可笑？

我决定不干了，不再经商，不再为老板卖命了！

我的钱不多，住不起旅馆，只得降格以求，住在船上，与船员们混在一起。

我计划先去采集珍珠，因为我没有钱，买不起武器，贩卖不成军火。

我想去谢赫·萨依特碰碰运气。有一个法国记者来到吉布提，他要去那个小地方采访报道那里的风土人情。我小时候，在一本封辛地图社出版的旧地图册上，谢赫·萨依特地方被涂上了玫瑰色，这是表明是法国领地的颜色。

记者来找我，说他找不到帆船去谢赫·萨依特。

他这么说毫不奇怪。他脚穿皮靴，头戴盔帽，随身带着各种装备，活象个探险家。当地人谁也不会愿意把这个白白胖胖的法国人带到谢赫·萨依特去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我问他：“您一定要去那里？”

“可以这样说。”

“那么，请相信我，您得脱去靴子，摘掉头盔，扔下装备，到外面跑跑，让太阳把您的皮肤晒成当地人那样的肤色；您还要光着脚去散步，在铁路路基的道渣上多走走，学会在鹅卵石上走路。当您光脚板走在卵石上如履平地时，您就可以到谢赫·萨依特去了，就不怕生活不下去了。到那时，可能会找到一艘船带您去那里的。”

“但是总督先生让我请您带我去。”

“很乐意带您去。但是如果达不到我刚才提出的要求，您休想去那里。”

第二天，那个记者跑来告诉我，他不打算照我的建议去做，而是决定乘来自中国的邮船回国去。当路过谢赫·萨依特时，再顺便看看那里的风光，证实一下他来时那个地方给他留下的印象。

新总督派人来找我。可怕的帕斯卡尔退休回法国去了。目前，谁也不会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因为还不能将他与他的继任者进行比较，还看不出他强有力的，甚至可以说是专制的政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他对我的态度是难以忍受的。但说句实话，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实干家，他不怕风险，勇于承担责任。吉布提将永远会看到他留下的痕迹，享受他的政策带来的好处。

新总督没有撤换原有的殖民地官员。他曾在法国本土担任过省长。一到任就宣布他要照顾曾受前任总督冷遇的人。

于是我被召到总督府去领受新总督的恩赐。

新总督个子不高，衣冠楚楚，胡须雪白，夹鼻眼镜，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具有高级官员和外交官的庄重风度，是上流社会中慈祥的长者。

他说起话来柔声细气，随随便便，从不绝对肯定，而总是冠以“可能”、“我试图认为”之类的词语。

新老两位总督真有天渊之别。帕斯卡尔先生说话粗鲁，声音宏亮。如果他的下属在桃花心木的宽大庄严的办公室里出言不逊，冒犯了他的尊严，他就会暴跳如雷，将下属骂得狗血喷头。

“我听说，您试图驾驶一艘当地小帆船去红海航行。您这个决定很勇敢，我很感兴趣。您有何打算？”

我作了解释。

“这么说，您要到谢赫·萨依特附近去？对那个地方，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您大概也听到一些传闻吧……没有听到过？啊，是这样。不过，我想您会有兴趣去看看这块小小的、可以说是法国的领地吧。如果您回来时能对我讲讲您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我一定会很高兴的。那位记者先生对我讲过，可惜太笼统了。他进行的调查研究显得太肤浅，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是说您去那里看看，回来时对我讲讲，但不是非这样做不可。我绝不愿意您仅仅为了满足我这个地理业余爱好者的的好奇心而去冒任何风险。一个年老官员的安格尔手提琴^①是无害的。但是若无意中使您去冒险，害您有个三长两短，我罪莫大焉；即使您为此只遭到些不快，我也将遗憾终身。

① 安格尔（1780—1867），法国著名画家。除作画外，他还爱好小提琴。

“安格尔手提琴”已成为“业余爱好”的代名词。——译注